



1



2

流露。杨墨音的作品之所以让人感到似真似幻，正是由于她的作品中充斥的平和。平和使她表现的“自我”更为娟秀和温润，使她更能深刻地体会“自我”存在的状态。很明显，杨墨音的“自我”在瞬间里，在细节里，在瞬息变化间。

杨墨音也正是这样的女性，在细节中展现自我，在瞬间里透显魅力，在想象中放飞性灵，在色彩中融通生活。因为她的作品无论从题材、色彩，还是从表现技法上都显示出一种内在的自然。这种自然引领着感性的思考，带着冲破现实的浪漫。这种自然同时也来自于一个青年艺术家看待生活的态度，正如在烦闷和调侃的同时，也会注意我们生活的节奏，时间带着瞬间流逝，我们却试图用记忆来挽回，正如杨墨音的《镜子系列》中做面膜的情节。这种在女性生活中已经见惯不惊的事情，通常我们都放任它的远去。然而杨墨音将其记忆化，用以展现人们对岁月的悲叹。女性总是用青春来祭祀美好，然而青春与美好并不常在，所以我们在瞬息间倍感哀叹，而在哀叹中瞬息又在流走，对细节的记忆也同时成为依稀呈现的“自我”的回顾。

然而，这种种的细节和种种的感受，似乎又表明了个人生



3

活的沦陷，因为这些瞬间道出生活已经不再充满隐私和不可知。世界沦为一个直白的话题，人们自己将所有的神秘都解析了，将所有的生活细节都公之于众。并以这种方式来彰显“存在”，“存在的自我”在这里显得多么的卑颜屈膝。但这样的直白与“存在”在如今已经日益突现出来，正如生物学家探索自然的奥秘一样，艺术家探寻着人类精神的奥秘。杨墨音正是这

群新探寻者中的一员，只是她是用生活的细节来诠释这一代人的精神状况。长者常叫我们不要玩物丧志，但现实却给我们细微的课题；历史教我们关注人类的进程，生活却将我们陷于空洞的话语。我们能感受到的仅仅是细小的“存在”，而这个存在也只是追寻“自我”的历程。

所以，这一代人感知的倦意来源于生活本身，这一代人能解决的话题也只是自身。让人发笑的就是这就是历史，由个体构建的历史。所有的元素都是历史中的微尘，而所有的微尘就是生活瞬间的集合。

- 1、谁的嫁衣 丙烯 杨墨音
- 2、无题 丙烯 杨墨音
- 3、女性周刊 丙烯 杨墨音



吉之舞 水彩 张飞鸽

织入形象的网络

The Web with Images Weaved into It

●孔伟强 Kong Weiqiang

初看张飞鸽的画，你感到的一种形式的游戏和信手编织的优雅织品，“蜘蛛人”以其不迫的条理完成复杂的填字作业之后，留给大家的仍是一片眩然。在一张蔓延不断的巨网上，宛若偶然盛开的星云图，形象由连缀的点子拼接而成，在一片条理而且整齐的经纬笼罩之中蜿蜒生存。

张飞鸽的图像世界是一种被约束的生存景象，透过这种具有强迫性的纵横，我们看到的与其说是被压抑的事物，不如说是事物本身对于这种约束的攀附和依恋。形象的生命力在这种僵硬的几何交错中以某种被规定的方式流淌和凝聚。所以我们在感到稳定性、秩序性的同时也在体会强加于人的从容和滞重。

这是一种边缘上的生存和愉悦，是在四面笼罩之下的顽强的绽放，是对张力空间内部种种生命的可能样式的探寻和玩

味，画家将先验性的空间容量抽离成为一丝一丝，然后重新编织成为具有文化隐喻的格式，并从图像的意识形态判断的种种可能性中，逐渐堆砌画面的语义。

生命在这种网格中呈现为萎缩抑或坚韧已经不再成为被关注的问题，形式方面的用心才是症结所在，这应该是阐释的基础和逻辑支点。

早期的图式形态如《吉之舞》和《天成老店》执著于人体的叙事性，与此相应，前者画面中的填充要素有更多的变化和多样的形态，隐约具有某种说明的企图；中间构图部分又有追加性的象征纹样作为修辞方式。而后者的人体形象的边缘则有独立的线性点集，将不同的区域分割，其叙事性单纯而明确，要素形态虽然更为单纯，但描述性更强，应该被看作是后来形式探索的准备。



应该看到，张飞鸽在构图方面的形式试验其实一直没有停止。在上面所提到的两幅作品之间，这种试验有过一次短暂的游移，那就是《马·几何图案》中的样式。填充要素类似于《吉之舞》的方法，网格节点又比《天成老店》有更强的纠结力量，整个画面充满叙述冲动和形式动机的冲撞，两者将一种特别选择出来加以使用的秦代壁画母题向不同的逻辑方向牵引着，却没有找到应有的秩序理由；另外，节点上过于强劲的固结形式，妨碍了画面更自由的渗透性和容纳品质。所以，不久，这种尝试就被画家暂时搁置起来。

接下来，形式技术逐渐固定而单纯，网格形式更注意到线条相互之间的组织效用。填充要素从兴奋的、骚动不安的样式转向功能的考量，描绘性的边界组合点集为区域性的阵列所取代，导致形象的聚集和色彩调性倾向的加强，深度关系更为自觉，画面开始从形式内部浮现出不可遏止的历史感和生命力。

依然有某种挥之不去的情绪的粘稠。曾经过的形式的欣喜依稀可辨，然而，画家显然已经隐约感到那种语言方式对于作品本身的强制，所不同的是，这种形式的力量将形象分解为每个点位的同时，它的内在意蕴已经愈来愈明晰。这一切来自于画面深处而不仅仅是画家的意愿和期待。

事实上，关于张飞鸽艺术经验的故事近似虚构，我们或许应该就此停止，但是她绵延不尽的网络所具有的捕捉力量却让我们意犹未尽：纵横交错的经纬之栅，既可以是艺术经验的约羁和管辖，也可能是生存空间的启示和指导。而所有这一切得失，皆取决于主体的智慧。



应该承认，图式构成方式与画面意向之间的裂隙仍然清晰可见，画面的种种命题和设想的形式理由并不完整、充分，这造成了创作者和观者之间的猜疑、犹豫的态度不能够在作品中得到及时纠正，于是便导致画面的沉默。

通常，我们不会将画面形式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心理状态做直接的联系；以避免陷入那种一厢情愿的杜撰猜想和牵强臆测的痴人说梦的尴尬。但是，张飞鸽的作品由于其明晰的构造企图反而显现出明确的心理倾向。

首先，她的网络是覆盖在形状之上的，这种着意的侵扰沿着对形象经验的悖逆滑行到形象本身的拆解快感，填充要素的不确定选择又使得示形愿望降至显形的底线附近，这种造型的冒险其实在于她另类的叙事学用心而不能视之为画面的叙事残余。

其次，与拆解游戏相对应，她逐渐微妙的叙事方式伴随着画面单位的离散化，实际上也从向心的主题集中模式走向了开放式结构，相应地，她的画面空间便具有更广泛的心理意义。

再次，构图方式中，各形状所在区域的边界过渡更少地使用相邻格子内部点之间的串解，使得形象与图式内部空间的融合关系与网格的空间强制性分割形成对比，从而造成空间感的牺牲，这实际上是基于空间对于形象的优先考虑，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她的画面不断向更大心理空间过渡的张力理由。

事实上，关于张飞鸽艺术经验



我的“网络游戏” 张飞鸽

这是一个梦幻的，也是一个真实的体验世界。它使人沉醉，也使人迷惑，它解构了远距离的视觉冲击力，却构成了内心的一种冲动，一种安宁的冲动。

最初的灵感源于毛衣花样编织针法示意图，那种细密的、耐人寻味的一丝丝、一点点的看似不经意的小符号吸引了我。让我有了用自己的绘画语言重新阐释它的欲望。

在我的笔下，这些小符号被织入我精心安排的网格里，它们一个个有序地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阵容，凝结为画面生命元素的力量。这种力量和读图时代的视觉浏览方式相背离，它更多地是需要观众的耐心和心灵的一种碰撞，它从某种意义上也折射了一种生存状态——形象元素一方面被网络所束缚；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附其中，我试图将这些符号的小生命从这种攀附的状态中解脱，想使它处于一种自由的张力之中，但这些生命的小符号像被父母宠坏的孩子，在我的笔下始终脱离不了网络的引导。

在我的初期作品中，这些小符号被关注得更多，它们本身看起来更精致、更亮丽、更活泼一些。网格的色彩对于画面形象的凸现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它们在色彩上是互相渗透的。经过不断地磨合之后，我的画面显得更为成熟，是一种沉静的含蓄的美，符号本身并不张扬，整个画面更趋于稳定和沉着。网格在组织上也更加注重和画面形象之间的关系，符号的运用和排列也更多地考虑到它本身在画面中的作用。如果把我前期的绘画用天真浪漫的少女来比喻的话，那么后来的作品则更像一位成熟得像茶一样的女人，第一瞥看上去也许会不以为然，当你再看一眼的时候也许会突然发现她原来竟如此耐人寻味。这是经过时间的历练之后我的画面所呈现的一种暂时稳定性，是

我的画面在不断的探索中的一种状态的呈现。

织入网络的符号有的已经退却了它本身的含义，作为一种随机的形象元素出现，有些则是片段性的记事的文字，它们经过时间的流

逝充盈在我的画面中，构成了一个和谐的世界。这种和谐也许只是暂时的，因为作为画面主宰的我，并不会让画面一味停滞在这种“安逸”之中，它需要在不断的探索之中生存，也需要在时间的流逝中充满活力。



- 1、城市 水彩 张飞鸽
- 2、不可思议的建筑 丙烯 张飞鸽
- 3、恬 丙烯 张飞鸽
- 4、天成老店 水彩 张飞鸽
- 5、羊羊 水彩 张飞鸽